

马路上一包包水泥袋层层叠叠，码得半人多高，留出一个个枪眼。街垒前面横七竖八堆满了修路的路障、水泥搅拌机、倒扣在地烧柏油的大锅，架起的钢筋都缠绕上带刺的铁丝，马路当中留出个刚能过人的豁口。交通已经割断，无轨电车卸了电缆杆，一长串七、八辆空车都停在十字路口这边。人行道上却挤满行人和附近的居民，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在人堆中钻来钻去，还有抱孩子的女人，穿背心拖鞋摇蒲扇的老人，都堵在铁栏杆圈住的人行道上看热闹，在等一场武斗？人群中叽叽喳喳，有说“红总司”有说“革总”的，总归，两派都进入总动员，要决一死战。他弄不清前方去火车站把守路口的是哪一派，索性从人群中出来，穿过十字路口，朝路障走去。

缠绕带刺的铁丝网的豁口后，一群戴袖章的工人，头戴柳条的安全帽，手持磨尖了的钢钎，堵住去路。他出示工作证，把守的翻开看了一眼，摆摆手让他过去。他好歹不是当地人，超然于两派斗争之外。大街上一无车辆，空寂无人，他索性走在马路当中，柏油路面暑热蒸腾，烈日刺眼。人总不至于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发疯，他想。

叭的一声，十分清脆，划破了炎热而令人困倦的这片空寂。他没立刻意识到是枪声，环顾街道两边，见一座高大的厂房墙上赫然涂写的标语：“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血战到底！”一个个斗大的字。他这才同枪声连系起来，撒腿就跑，但即刻又止住脚步，别显得惊慌失措，隐避的枪手眼中，会成为更加可疑的目标。可他还是赶紧上了人行道，挨墙疾行。

无法知道枪声从何而来，是警告行人？还是就冲他而来的？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人，他一个路人，同这血战的双方毫无关系。可要是人就射杀他，又有谁能作见证？他突然意识到很可能莫名其妙死在这冷枪下，性命就悬系在这偶然之中，随即拐进第一个巷口。巷子里同样空寂无人，居民似乎都撤出了这个街区。心里不由得生出恐怖，这才相信一座城市可以轻而易举进入战争，人与人霎时间便互为仇敌，只因为一条看不见的路线，而双方还都为之血战。

火车站前的广场上，竟然聚集了許多人，回环排成长蛇阵，起端在售票处紧闭的窗口，都是等车票的旅客。他问前面的人，什么时候开始卖票？那人也不知道，撅撅嘴，他还是排上了。不一会，背后又上一串人，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前前后后都没有带大件行李的，也没有老人和孩子，都是青壮年男人，只前面两步远，隔了几人，有个扎两只短辫子的姑娘，时不时向后张望，一碰到人的视线便转脸低头，显得慌慌张张，可能怕人认出来。他猜度，这排队等票的不少人是在逃难，可这许多人聚集在广场上倒让他心安，于是就地坐下，点起一支烟。

前后的人突然骚乱起来，队形随即散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他拦住人打听，说是马上要封江。他问封江是什么意思？轮渡和火车都走不了！又有说要血洗！谁血洗谁？也问不出个所以。广场上的人群瞬间四散，只零星剩下十多个像他这样无去处的，渐渐又汇拢，依然排到紧闭的售票处窗前，形成一小队，仿佛非如此不足以相互依靠。这就到了太阳西斜，车站上

的大钟指针已过五点，再也没有人来了。

断了消息来源的这十多人也都知趣，不再按顺序在阳光下排队傻等，就近找阴凉处说话或是抽烟。有人时不时评说，两派正作最后谈判啦，军队很快要介入啦，铁路运输不可能长时间中断，再晚也等不到明天啦，都是一番想当然。他也不再询问。那姑娘还在，抱腿低头，缩在墙角，同别人都隔开一段距离。

他饿了，想起得买点吃的，也好准备熬夜。水泥地枕上背包，大不了望一夜星空，这夏夜怎么都好过。他离开售票窗口，转了一圈，车站附近的小卖部全都上了铺板，没一家饭馆还开门的。两边街巷也空无一人，几个小时没有车辆经过了，他这才感到气氛凝重，有点紧张，不敢走远，便又折回车站。钟楼的阴影已伸延到广场中央，售票处前，那一伙又少了几个，那姑娘却还倦缩在原地，绕舌的那主不再说话了。

钟楼的阴影伸延到大半个场子上，阴影的轮廓同影子外的阳光对比得更加分明。这么个无人相识的车站前，等一班不知钟点的火车，要是铁路干脆就中断？没准在等一场内战？

砰砰砰！一阵沉闷的枪声在人心里回响，众人都站起来了。接着又一排连射，同样沉闷，是机枪，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。人霎时如乌兽四散，他也弯腰贴墙跑，这就是战争了，他想。

一个火力的死角，狭窄的通道一边是墙，另一边码迭得高过头的麻袋，他不知怎么躲进了一个货栈。停下脚步，喘息的间隙，听见还有个声音，回头见那姑娘正靠在麻袋堆上，也上气不接下气在喘。

“那些人呢？”他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哪里去？”

这姑娘没回答。

“我去北京。”

“我……也是，”那姑娘迟疑了一下，说。

“你不是本地人？”他问，那姑娘不回答。

“大学生？”他又问，那姑娘也不回答。

天渐渐黑了下來，他感到汗透了的衬衫贴住脊背。

“得找个地方过夜，这里也不安全，”他说，走出货栈，转身见这姑娘还默默尾随他，但总保持两三步距离，便问：“知不知道哪里有旅馆？”

“车站附近，再回去太危险，江边码头那边还有旅店，可要走一大段路。”这姑娘低声说，显然是本地人。他于是让她带路。

果然，沿岸大堤下方一条都是老房子的小街里，居然还有几个青年站在家门口，或是坐在门槛上，隔着街聊天，互相打探战况。子弹没打到头上之前总不免好奇，还挺兴奋。店铺和小吃摊子都已打烊，两处门口灯光明亮的都是旅店，那种老旧的客栈，早年跑单帮的和手艺人落脚的地方。一家已客满，另一家只剩个单人铺位的小间。

“要不要？”柜台后面摇把蒲扇的胖女人问。

他立即要下了，掏出证件，女人接过去，在簿子上登记。

“什么关系？”女人边填写边问。

“夫妻。”她瞥了身边这姑娘一眼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许——英，”这姑娘尽疑了一下，赶紧答道。

“工作单位？”

“她还没工作，我们回北京。”他替她回答。

“押金五块，房钱一天一块钱，退房时结帐。”

他交了钱。女人把他的证件留下了，起身拿串钥匙从柜台后出来，在楼梯边打开扇小门，拉了下门里的拉线开关。斜的楼板下吊了个灯泡，楼梯底下的储藏室改成的这小房里，有张单人铺板床，一头塞进人都直不起腰的角落里房里另一头只放了个洗脸盆架子，边把椅子都没有。穿双塑料拖鞋的胖女人踢里踏拉，晃动串钥匙走了。

他合上房门，同这叫许英的姑娘面面相觑。

“过一会我就出去，”他说。

“不用，”这姑娘说，在床沿上坐下了，“就这样也很好。”

他这才看清楚姑娘，面色苍白，便问：“是不是累了？你可以躺下休息。”

这姑娘依然坐着没动。头顶上楼板格格响，有人下楼来了，随后门外哗哗的泼水声，大概是在天井里冲澡。这小间也没窗户透气，闷热不堪。

“要不要把房门打开？”他问。

“不要，”这姑娘说。

“我替你打盆水来？我可以到外面去冲洗，”他说。

这姑娘点点头。

他再回到房里，这姑娘已经梳洗完，换了件无袖的小黄花园领衫，脱了鞋，坐在铺板上，一对短辫子紧紧的重新扎过，面色也红润了，显出女孩子气。她屈腿让出半截床，说：“你坐呀，这有地方！”

这姑娘第一次有了笑脸。他也就笑了，松弛下来，说：“不得不那么讲。”说的自然是登记住宿时填写的夫妻关系。

“我当然明白。”这姑娘抿嘴笑了。

他于是插上房，脱了鞋，上床在对面盘腿坐下，说：“真想不到！”

“想不到什么？”这姑娘歪头问。

“这还用问？”

这叫许英的姑娘抿嘴一笑。

事后，很多年之后，他回忆当初，记起这一夜也过调情，有过诱惑，有过欲望和冲动，也有过爱情，不仅仅是恐怖。

“那是你的真名？”他问。

“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那么，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是时候你自然知道，得看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这你还不清楚？”

他便不说话了，感到舒缓和适意。楼板上没响动了，门外天井里的水声也已平息，却凝聚了一种紧张，仿佛在等什么意外，这感觉也是他多少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时，才重新感受到。

关了灯，摸回床上的时候他碰到她的腿，她立即挪开，却让他在她身边躺下。他很谨慎，仰面伸直了躺在床边。可这么张单人铺板，身体不免有些接触，只要对方不有意挪开，他也努力不过分。这姑娘潮湿的体温和屋里的闷热都令他浑身冒汗。暗中望着依稀可辨倾斜的楼板，似乎就向他压过来，更觉得气闷。

“是不是可以把衣服脱了？”他问。

这姑娘没有回答，但也没有反对的表示。他赤膊和退下长裤时都碰到她，她都不挪动，可显然也没睡着。

“去北京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看我姨妈。”

这难道是走亲戚的时候？他并不信。

“我姨妈在卫生部工作，”这姑娘补充道。

他说他也在机关里工作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就刚才，你拿出工作证。”

“你也知道我姓名？”

“当然，不都登记了吗？”

他黑暗中似乎看见，不如说感觉到这姑娘在抿嘴笑。

“要不然，我也不会……”

“睡在一起，是吗？”他替她把话说出来。

“知道了就好啦！”

他听出她声音里有种柔情，竟不住手掌摸住她腿，她也没躲闪。可他又想是出于信任。没敢再有什么动作。

“你哪个大学的？”他问。

“我已经毕业，就等分配，”她绕开说。

“学的什么？”

“生物。”

“也解剖过尸体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包括人体？”

“又不是医生，我学的是理论，当然也去医院的化验室实习过，就等分配工作，方案都定

了，要不是……”

“要不是怎么？这文革？”

“本来定的是去北京的一个研究所。”

“你干部子女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姨妈肯定是高干？”

“你什么都想知道？”

“可连你名字是真是假都不清楚。”

这姑娘又笑了，这回身体索索在动，他手感觉得到，便握住她的腿，隔着单裤，摸得到她的肌肤。

“会告诉你的，”她抓住他手背，把他的手从大腿上挪开，喃喃道：“都会让你知道的……”

他便捏住她的手，那手渐渐柔软。

砰砰的打门声！敲打的是旅店的大门。

两人都僵住了，屏息倾听，手紧捏住手。一阵响动，大门开了，查夜的，或许就是来搜查。一帮子人先在楼下大声问值班的那女人，然后敲开楼下一间间客房。也有上楼去的，脚步声在他们头顶楼板上响，楼上楼下都在盘查。突然，楼板上噶噶直响，有人跑动，立即叫骂声起，跟着一片混乱。钝重的一声，像沉重的麻袋坠地，继而一个男人嚎叫和纷杂的脚步声，那嚎叫立刻变为撕裂的尖叫，渐渐暗哑了。

他们都从床板上坐了起来，心怦怦直跳，就等人敲这房门。又好一阵折腾，从楼梯上到了楼下。也不知是忽略了楼梯下的这间小房，还是登记簿上他填写的来历同这盘查无关，这门终于没人碰。大门又关上了，那女人嘟嘟囔囔几句之后，楼上楼下复归寂静。

黑暗中，她突然抽搐起来，他一把抱住那抖动的身体，吻到了汗津津的面颊、松软的嘴唇，咸的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双双倒在床席上。他摸到同样汗津津的乳房，解开了裤腰间的钮扣，手插到她两腿间，全都湿淋淋，她也瘫痪了，任他摆弄。他进入她身体里的时候两人都赤条条的……

她后来说，他利用她一时软弱占有了她，并不是爱，可她说她并没有拒绝。默默完事之后，他摸到她胯间的黏液，十分担心，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不仅不许结婚，未婚怀孕和坠胎都会给她带来灾难。她相反却宽慰他：“我来月经了。”

他于是又一次同她做爱，这回她毫不遮挡，他感到她挺身承应。他承认是他把她从处女变成个女人，他毕竟有过同女人的经验。可当时，如果她对他只有怨恨而无柔情，也不会从门缝透进来的晨曦中还对他袒露无余，让他用温毛巾替她擦洗大腿上血污，之后又对他那么依恋。他记得他跪在砖地上亲她那对翘起的奶头，是她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脊背，喃喃喃喃说她怕，别弄大了，可她还是仰面在床板上，闭上眼，再一次交给了他。

当时，无论谁都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，也无法预计之后的事。抑止不住的狂乱，他上上下下吻遍了她，她没有任何遮挡，恐惧之后郁积的紧张决口横溢，弄得两人身上都是血，她竟然没有一句责怪他的话。事后，他出门换了一盆清水，她叫她转过身去，等她收拾

停当。

她是在江边码头他刚上渡船时被拦住了。他们先在旅店里听说火车通了，又说是火车站只有出站的不许进站，上车的得由轮渡到江对岸。积压下来的旅客果然都集中在轮渡码头，黑簇簇的一群。早晨江面上一片大雾，当空的太阳赤红一团，像是末日的景象。渡船上，圆领衫的别个胸章的水手提着播音喇叭喊：“让外地的旅客先上！外地的出示工作证先上！”

簇拥在码头上的人群本来就不成队行，顿时一片混乱。人们被挤开了，他叫了声她的名字，头天晚上在旅店登记的那名字，她当时没有反应。可她的书包还在他手里，这包又是在那混乱的当口塞到他手里的，她或许就要摆脱这包，里面有她的学生证和她那派组织油印的告急材料。他被簇拥上甲板，拿不出外地证件的全被截住在码头上，扎小辫子的她那头也夹在挤来挤去的人头之中。他俯在甲板栏杆上，又叫了她一声，也还是她的假名，她似乎还没听见，楞在原地不动，或许来不及明白是在叫她，渡船便离开了码头。